

奥尼尔文集（全六册） 5

目 次

- 更加庄严的大厦 郭继德李保杰译(1)
- 送冰的人来了 龙文佩王德明译(147)
-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欧阳基译(323)
- 休伊 刘海平译(461)
- 月照不幸人 梅绍武屠 珍译(485)

更加庄严的大厦

人 物

西蒙·哈福德

萨拉·哈福德,他的妻子

德博拉·哈福德,他的母亲

乔尔·哈福德,他的弟弟

尼科拉斯·加兹比,哈福德家的家庭律师

本杰明·谭纳德,银行家

场 景

第一幕

第一场 马萨诸塞州,一个村庄附近小湖边上的一所小木屋,
一八三二年十月的一天下午。

第二场 城里亨利·哈福德家,德博拉·哈福德的花园,一八
三六年六月的一天晚上。

第三场 附近纺织工业城镇里萨拉·哈福德家的起居室,第
二天晚上。

第二幕

第一场 城里西蒙·哈福德股份有限公司里西蒙·哈福德的

办公室，一八四一年夏末的一天早晨。

第二场 德博拉·哈福德的花园，同一天下午晚些时候。

第三场 哈福德家的前厅，同一天晚上。

第三幕

第一场 西蒙·哈福德的办公室，一八四一年仲夏的一天早晨。

第二场 德博拉·哈福德的花园，同一天晚上。

第一幕

第一场

景：马萨诸塞州，离村庄约两英里远的树林里，湖边的一所小木屋。一八三二年十月的一天下午，时间接近三点钟。

〔小屋长十五英尺，宽十英尺，用原木建成，屋顶上盖着已经翘曲的手工劈成的木瓦。小屋坐落在一小块空地上，四周杂草丛生。屋子正对着湖，正面中间开有一扇门，门左边有个小窗户，右侧的山墙上还有一扇窗户。房子的左后部有个石砌的烟囱。紧靠小屋的左边和后边就是树林——有橡树、松树、桦树和枫树。树叶的颜色五彩缤纷，呈现出秋天的绚丽，有粉红、红色和金黄色，中间还夹杂着针叶树的深绿色。

〔从外观上看起来，屋子显然被废弃多年了。石砌烟囱上涂抹的泥灰已经成块地风化、脱落，原木缝隙中到处长满了一片片的青苔，这儿那儿悬垂着。窗子用木板密封着。门左边的正面墙上靠着一条板凳，虽然经历了风吹雨打，

但是这条自制的、结构笨重的板凳仍然很结实。

〔这块空地的一部分有阳光,另外一部分被树林的阴影遮挡住了。

〔幕启时,萨拉(西蒙·哈福德太太)出现在屋子右侧的墙角处。她二十五岁,是个非常标准的爱尔兰美女:浓密的黑发,白皙的皮肤,红润的面颊,还有一双美丽的深蓝色眼睛。她身上奇特地综合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贵族气质和农民特征。她前额饱满,脸上带着一副深思的表情;眼睛不仅漂亮,而且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鼻梁挺直,鼻子美观,线条分明;脖子修长,头型圆实,小巧的耳朵紧贴在上边。不过,她厚厚的嘴唇紧闭着,带着一点粗俗的放荡;从面部的整个轮廓看来,下巴显得过长、过大了一些,带着一种男性的倔强和果断。她身穿宽松的黑色孝袍,不过,她那已经有六个月身孕的身子仍然十分显眼。虽然她现在有孕在身,但看上去仍然身强体壮、胸脯丰满、充满健康活力。她身上的不足之处就是脚踝粗壮、手大脚大、手指粗短有力。她的声音低沉悦耳,已经听不大出爱尔兰人的土腔,不过在情绪极端激动时这种腔调还会显露出来。

〔她显然很着急,因为她已经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她鬼鬼祟祟地看了看空地的四周,脸上的表情既有挑衅般的怨恨又有内疚。她匆匆忙忙地打开小屋的门锁,把钥匙插进门背面的钥匙孔里。她就这样半掩上门,悄悄地走到左前方树林的边缘,偷偷地张望着空地通往林间的小路。她突然惊了一下,迅速回到门前,走进屋子,轻轻地关上门,并将自己反锁在里面。有一会儿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时,西蒙的母亲德博拉(亨利·哈福德太太)

沿着小路走到了空地上。

〔德博拉四十五岁，但显得年轻多了。她个子不高，不超过五英尺，修长的身材使她看上去像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年轻姑娘。她的脸庞娇小，显得非常年轻，只在眼角和嘴边才刚刚出现细小的皱纹。她有一头波浪形的白发，这和她年轻的脸庞比较起来很不协调，所以她看上去就好像化装舞会上带着漂亮假发的少女。她的鼻子娇小秀美；嘴唇线条饱满，一笑起来露出大而整齐洁白的牙齿，但从面部整个轮廓看来嘴显得太大、太厚实了。高高的额头，稍微向前突出；太阳穴向下凹陷。眼睛看上去又大又黑，眼窝深陷，两条浓眉在鼻梁上方相交。双手小巧，手指尖尖，修长而有力；脚很小。她的衣着非常讲究，品位高雅，全是洁白的。〕

德博拉（痛苦地四处张望，勉强挤出一丝自嘲的微笑）你还能期望什么呢，德博拉？到了你这种年龄，女人只能甘心等待男人有好心情，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小心翼翼地穿过草丛来到板凳旁边）年龄？你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年龄，仿佛自己是个干枯老朽的丑婆似的！日子还长着呢。（坐下）这些年你打算怎么过呢，德博拉？难道就像被西蒙抛弃以后这么多年来一样，整天想入非非地打发日子吗？这样下去，最后你不再是一位著名商人的妻子，可敬甚至有些癫狂，而是法国国王宫廷里追名逐利的贵妇人；你高墙里的小花园变成凡尔赛的皇宫花园；你那可怜的凉亭变成国王建造的“爱的殿堂”，这样你和他就可以在那里幽会，你成为他的贪求欲望和权力的情妇！真的，德博拉，你确实有些疯癫，我开始相信啦！你还是好自为之吧！否则，有一天你会在那浪漫的罪恶中迷失自我，再也无法自拔。（故作自信）好，就让它来吧！我愿意迷失自己！（突然停下，恼怒

地)多么愚蠢啊!这些荒唐的、无休止的自言自语!我必须找个可以倾诉衷肠的人——一个强壮、健康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敢于热切地去爱、去生活的人,而不是像一个沉迷于读书、想入非非的人,那样我就可以逃避自我了。(嘲弄地)哦,你在想西蒙,属于你的那个西蒙——不是那个粗俗的爱尔兰婆娘的丈夫,那个显然在她的怀抱里找到了舒适的庇护所的西蒙!是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或许他不会来。或许她不允许他来。难道我要在这里坐上整整一个下午,等待他的闲情逸致吗?(猛地站起来)我要走啦!(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强装出理智的腔调)胡说!他让下人告诉我说他要来的。他从来都不会对我食言,即使因为她也不会的。(又坐下)是我来早了。我必须要有点儿耐心,不要再想这些痛苦的事情了,用做梦来打发时间吧,不用管这梦想有多么荒唐——闭上眼睛,忘掉不快——等他来到时再把眼睛睁开——(放松,向后扬着头,闭着眼睛。停顿。大声描绘自己的梦境)凡尔赛宫殿——我身穿深红色的丝绸礼服,闪着金光,上面还镶嵌着珍珠——路易国王让我挽住他的胳膊,宫廷里所有的人都羡慕地瞪着我们——有那些我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利用过、而后又抛弃的老情人,以及梦想得到我的欢心但又不肯奢望的男人;还有那些女人,她们嫉妒我的智慧与美貌,又羡慕我对爱情和男人的心思了如指掌——我和国王在花园里散步——他温柔地对我窃窃私语:“亲爱的,我的王位是你的心,我美丽的王国是你的美貌。”他亲吻我的嘴唇——我领着他走进他为我建造的小小的“爱的殿堂”——

(左前方树林里的小路上传出声响。德博拉猛然吓了一跳,睁开眼睛,这时西蒙·哈福德来到了空地上。)

(西蒙二十六岁,但是行为举止的姿态使他显得成熟多了。他身材高

挑,行动灵巧,四肢修长有力。他长着典型的美国佬的长脸,还有一些印第安人的特征:黝黑的皮肤,鼻梁挺直的大鼻子,敏感的宽嘴巴,宽宽的额头,大耳朵,浓密的棕色头发。两只浅棕色的眼睛距离很远,但是目光非常敏锐、机智,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沉思。他说话时声音低沉,相当平静,稍微有些拖腔。)

西蒙 母亲!(大步走向德博拉。)

德博拉 (站起身,用傲慢而快乐的语调说)先生,你很高兴让我等待吧。

西蒙 (惊慌不安——随即又断定她在开玩笑,大笑起来)不是我的错,夫人!我很准时的,是您来早了。(吻她)母亲,很高兴——

德博拉 (她的傲慢已经烟消云散——几乎歇斯底里地抓住他)是的!是的!亲爱的西蒙!(开始抽泣。)

西蒙 母亲!不要这样!怎么哭了!我从没记得您哭过。

德博拉 (从他身边走开)是啊。刚开始就流泪真是太不合适了。眼泪可能适合年轻的女人,女人老了以后,她的眼泪只会让人讨厌。(用手帕擦眼睛。)

西蒙 您和从前一样年轻美丽。

德博拉 先生,你真是太会说好听的话了。不过镜子可没有这么好心,它会跟我说实话。你是说看不到我脸上的那么些皱纹吗?

西蒙 能看到一些。不过依您的年龄——

德博拉 (愤恨地瞟了他一眼——然后强作笑脸)没错,我保养得好。不过我们多么愚蠢啊,竟然浪费时间去讨论一位老妇人的虚荣心。(把手搭在他的双肩上来,转过身来,让我好好看看你,这才公平。是的,你变了,不出我所料。你现在逐渐有了你父亲脸上那种成功商人的神情。)

西蒙 (皱眉,转身走开)我不希望这样!坐下,母亲。(她坐下。他站

在那儿打量着小屋，走过去推了推门——开始翻自己的口袋）奇怪，我敢发誓，我本来带着钥匙的。不过找不到更好，否则只会让我伤心。

德博拉 是的，对梦想的躯壳念念不忘总让人伤心。

西蒙（不假思索地回答）没错。（接着用自卫的口气）除非您已经找到一个更好的梦想。

德博拉 萨拉现在怎么样？

西蒙 很好——很幸福。

德博拉 你们还是和从前一样恩爱吗？

西蒙 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无法想象还有比我们更加幸福的婚姻。

德博拉 我很高兴。你在每封信里都强烈地表达了你们是多么幸福。孩子们怎么样？萨拉是不是又快生产了？

西蒙 是的。

德博拉 这几次生产——萨拉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她还是那么漂亮吗？

西蒙 比以前更漂亮了。

德博拉 我一直在想你今天是否会带她一起来呢。

西蒙 我还以为您只想见我一个人呢。

德博拉 没错。不过，或许我现在觉得也可以——（急忙地）我还以为萨拉可能不让你来呢——

西蒙 听您这么说，我好像是个奴隶似的。

德博拉 好啦，陷入爱河的人就是奴隶，难道不是吗？要么这是我在诗中读到的句子。

西蒙 哦，对于爱情来说我就是个忠实的奴隶。不过，为什么您以为萨拉——？

德博拉 哦，女人的爱是嫉妒的占有——要么我是在书里读到

的——而且她知道我和你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里是多么亲密。和我在一起的日子里你非常快乐，不对吗？

西蒙 当然了，母亲——再也没有那么快乐过。

德博拉 你还记得，真令我高兴，亲爱的。（拍拍他的手。）

西蒙 还有，对于您后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尽。

德博拉 把我送给你们的礼物照价付钱给我，是萨拉坚持要你这样做的，是吗？

西蒙 她非常敏感，而且很骄傲——（忙又说）但是她和我一样，对您心怀感激。她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们的帮助。

德博拉 谢谢她对我的赏识。当初你出于厌恶，逃避父亲的生意，曾独自到这里来生活，因为你非常急于写一本书——设想建立一个既没有富裕也没有贫穷的新社会。告诉我，西蒙，你现在是否还有这个想法。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放弃了？

西蒙 暂时是这样吧。我还是经常想起这件事。

德博拉 我明白了。

西蒙 您现在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呢，母亲？

德博拉 我想，是这个地方提醒了我。再说，你真应该写了，写这本书的时机已经成熟。杰克逊先生还能再执政四年——连你父亲都承认他肯定能够再次当选——先例一经定下就不会再更改。将来我们永远都要听命于这些傲慢贪婪的乌合之众。你那可怜的父亲！他希望马萨诸塞州退出联邦。只要有人一提起杰克逊的名字，他就会倒胃口。

西蒙 他竟然嘲讽普通老百姓，真荒唐，真势利。在自由社会里，肯定不会有私有财产去引诱人们的贪欲，使他们彼此奴役。我们必须保护人民，使他们摆脱愚蠢的占有欲本能的控制，去教化他们，直到他们能够从精神上克服这些弱点。我在书中要证明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人们——

德博拉 啊,是的,只要男人——还有女人——不再是男人和女人!

西蒙 您和萨拉都持怀疑的态度,她也是这样来反驳我的。不过我总是谈论自己的完美社会,恐怕惹您厌烦了吧。

德博拉 看到你还有梦想,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西蒙 我很长时间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了——您从前非常善于倾听,并且善解人意的。

德博拉 我现在也是。但是我想知道,你呢?

西蒙 我仍然信仰卢梭的学说,和从前一样坚定,就是说人的本性从根本来说是善良无私的,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文明使其堕落。我们必须回归自然和纯朴,然后就能发现真正高贵、可敬的是人民——被父亲嘲讽为贪婪的乌合之众的那些人,而我们现实社会中虚伪的贵族的所谓高贵可敬只不过是伪装!

德博拉 不过,即使他们的心灵真的如此高尚,我仍然厌恶他们那粗壮的脚步、丑陋的双手以及肮脏的手指甲! 老天,我到这里来难道是要讨论人们的天赋权利吗——而正是我祈祷着大洪水再次降临人间,把世界上这些愚蠢的人统统卷走,还世界一个清白!(站起身)天晚了,我必须走了。

西蒙 走? 您才刚来呢! 好啦,坐下吧,母亲。(她又重新坐下)您还只字未提自己的事情呢。

德博拉 尽管你可能出于好心而听我说,但是恐怕你听不进去,西蒙。

西蒙 我过去能听进去,不是吗?

德博拉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在另外一种生活里,是在我们俩都没有改变之前。

西蒙 您竟然这样看待我,太让我伤心了,母亲。

德博拉 哦,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相信任何事或者任何人了。

西蒙 甚至包括我在内?

德博拉 连我自己都不例外。

西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是父亲做错了什么吗?

德博拉 真荒唐!你父亲只顾得担心杰克逊总统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说什么,以及这对进出口生意会有什么影响,他哪顾得上理会我,即使我允许他那样做,也白搭。

西蒙 是不是乔尔做错了什么事?

德博拉 越说越离谱了!要是你现在能够看看你弟弟就好了!他现在是记账处的主任,就他的能力而言,这已经很不错了。

西蒙 我早就知道乔尔能力不够。

德博拉 乔尔已经成了十足的管账呆了。我想有一次他甚至想在明细账的利润栏中查找我的名字,结果没有找到,于是他断定我的存在肯定是他的想象。不久前我邀请他到我的花园里来见我——

西蒙 您要他去做什么?

德博拉 可怜的乔尔!他一脸的惊讶,仿佛被修女邀请到她的卧室里去似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带着一种这样的神情,好像作风正派的绅士出于礼节去拜访他不赞赏的女士一样——他态度坚决地大声说了一些无可挑剔的恭维话,然后就惊慌失措地盯着花丛发呆,足足有半个小时,而后——就逃跑了!你要是看见那副情景会乐坏的。

西蒙 是的,他肯定表现得很不得体。

德博拉 的确如此。所以,你用不着嫉妒,亲爱的。不,我并没有因为乔尔所做的任何事情而发生改变,几乎没有!

西蒙 那是怎么回事呢,母亲?

德博拉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不过是时过境迁而已。

西蒙 您看上去十分孤独。

德博拉 (拍拍他的手)你能理解我,现在我感觉不那么孤独了。

西蒙 您不太容易让人猜透了,因为您总是非常独立,不依赖他人。

德博拉 但是有时候你把渴求的目光投向花园墙外的生活,而它却在匆匆逝去,根本没有意识到你还活着,这时突然间不满就会撕咬着你的内心!

西蒙 您怎么能说生活在您身边流逝呢?您——

德博拉 在你依然漂亮的时候,在生活还向你招手的时候,抛弃它时那不屑一顾的傲慢姿态是那样的美好。但是,当发生了变化、冷漠无情的生活抛弃“你”的时候——哦,我觉得自己的情况还不至于如此糟糕吧。不过,总有这么一天我会被抛弃的,因为我一直感觉到随着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小时的时间从我身上流逝,生活会对那些曾经蔑视它的人投以恶意的仇恨!但是,躯体是最次要的。是灵魂在镜子中看见死神的骷髅在它身后投来恶意的目光!

西蒙 (厌恶地退缩)母亲!这太叫人毛骨悚然了!

德博拉 可怜的西蒙。做母亲的就从来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是吗?原谅我。

西蒙 您的演技还是和从前一样高超吗?

德博拉 哎呀,这是说的什么话呀,西蒙!

西蒙 我记得您从前给我讲童话故事时能够扮演里面所有的角色。一会儿,您是善良的仙女或王后,或者是可怜的爱虐待的小公主——那是非常精彩的。可一会儿您又变成了恶毒的王后,或者坏仙女,或者邪恶的女巫,我总会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德博拉 你小时候非常敏感,而且富有想像力。

西蒙 您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母亲?

德博拉 (板起面孔,避开他的目光,勉强笑出声)胡说!你忘了吗,我现在已经没有听众了。

西蒙 (逗趣地)哦,您还一直是自己的听众。所以,告诉我——

德博拉 假如告诉你我自己在十八世纪时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你会大吃一惊的!

西蒙 您所扮演的恶毒的老巫婆总会让我做好最坏的准备!

德博拉 (开玩笑地,但是随着她继续往下说已经逐渐显露出不由自主的、极端严肃的神情)这比任何巫婆还要恶毒。这是现实生活,尽管它已经成了过去。

西蒙 好,就把那可怕的秘密说出来吧,母亲。我答应您,我不会太害怕的。您是邪恶的法国王后吗?

德博拉 (突然间好像放松了——高傲地)不。我更愿意充当国王背后秘密的实权人物——一个贪婪的女冒险家,她依靠自己的智慧和魅力从下层人成为贵族——利用她的爱去征服一切,却又只爱她自己。她毫无恻隐之心,只要能够实现她所确定的最终目标、得到权利,就不允许任何事情来阻拦——她要得到国王的宠幸,然后利用这种爱使国王成为她的奴隶!(带着一种奇怪而又热烈的洋洋自得的神情结束这番话。)

西蒙 (震惊而厌恶地)母亲!(她茫然地一惊。他继续快速地说下去)是的,我不觉得惊奇。这真是愚蠢之极!(她胆怯地向后退缩,仿佛被他打了一记耳光)不,这是个谎言。刚才您确实吓了我一跳,母亲,甚至吓坏我了!(他微笑)不过,现在我能够想象您坐在高墙内的花园里,穿着一身白衣服,备受呵护,远离生活中的一切污浊——那么幽雅,那么讲究,那么超凡脱俗地孤傲——但是在梦中,您还带着浪漫的邪恶去扮演法国回忆录中可耻的角色!(他几乎嘲弄地大笑起来。)

德博拉（受到刺激而怒气冲冲，眼中闪现出强烈的怨恨，带着暴躁、威胁的傲慢昂首挺立着）你竟敢嘲笑我，先生！当心点儿——！（他满脸诧异，呆呆地瞪着她。她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强装出歇斯底里地大笑）好啦！你明白了吧！只要我愿意，我还是个令人信服的演员！可怜的西蒙，你要是能看到你自己那副被吓傻的模样就好了！

西蒙（松了口气，羞怯地咧嘴一笑）您确实蒙蔽了我。刚才我还以为您是当真呢——

德博拉 我亲爱的孩子，希望你不要认为你可怜的母亲已经精神失常了！不过，让我们忘掉这些愚蠢的玩笑吧，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谈些正事吧。这些日子你的生意怎么样？从你的来信中，我能判断出你肯定卓有成就了。

西蒙 哦，目前还是很一般，母亲。

德博拉 你还希望做得更好吗？我相信你能够做到——有萨拉激励着你。

西蒙 是的，这都是为了她。

德博拉 我明白了。

西蒙 明白什么啦？我多亏她——

德博拉 你当然多亏她了。不过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想或许你这样做是在继续逃避自我，不过这只是我的想象。

西蒙 您一点儿都不错，说这是想象。

德博拉 噢，你在一封信中吹嘘说，全镇的人都认为你是这里最有才华的年轻商人。

西蒙 我没有吹牛，母亲。我就知道这会让您开怀大笑的。

德博拉 哦，我当时的确大笑了一阵。现在我知道这并非言过其实。不管怎么说，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现在太像他了，在许多方面都像，这可真让人惊奇。

西蒙 哦，瞎说，母亲。

德博拉 人家还以为你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害臊呢。

西蒙 我为什么要感到害臊呢？

德博拉 就是，为什么呢？除非你因为自己丢掉了建立完美社会的诗人的梦想而感到遗憾。

西蒙 我还没有丢掉！再说那不只是梦想。我能够证明——

德博拉 哦，我知道。你要写一本书，可是你说过你已经放弃了。

西蒙 我是说最近没有时间——

德博拉 这个“最近”够长的，一下子就是四年。不过你为什么为此感到害臊呢？

西蒙 我没有觉得害臊！您为什么坚持这么说呢？好吧，或许，偶尔地，我确实觉得有点内疚。

德博拉 啊！

西蒙 但是，我提醒自己说，我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目的就是为了萨拉的幸福，这足以证明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德博拉 我已经发现手段总会变成为目的——而目的永远都是为个人自己的。

西蒙 我打算只要我们赚够了钱，我就罢手了，然后去写我的书。

德博拉 “赚够”这个概念是多少，你和萨拉达成共识了吗？

西蒙（犹豫——违心地）是的，当然。（稍顿，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继续说）我承认，我确实非常厌倦会计室里每天做的枯燥乏味的差使——这不是我原本打算选择的职业。我本来希望在这里和大自然自由地相处，赚点钱，养活我自己，并保持住自己的梦想。

德博拉 啊。

西蒙 但是我回到家，看到萨拉幸福快乐的时候，当我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自己的不满足就显得卑鄙而自私了。

德博拉 当然。危险就在于：随着你获得成功，你的不满足会越来越膨胀，直到——老天，我说话的口气怎么像卡珊德拉^①呢！对不起！现在我真的必须要走了，西蒙。（她站起来，他们一起走到左前方的小路上。突然，她开口说话，有些不自在）不，你先走。

西蒙 （不解地）为什么我们不一起走到小路的尽头呢？

德博拉 请你听我的话！我想，你已经忘记了我的性格啦。就像从前一样，只要能让我高兴，我不是会有些变化无常吗？

西蒙 （茫然地，但微笑着）当然可以了。

德博拉 （吻他）再见，亲爱的。写信给我，坦率地诉说你的不满，我将永远是聆听你忏悔的母亲，和从前一样。（轻轻地推了他一下）现在走吧！

西蒙 （犹豫——动情地）我——再见，母亲。（他不情愿地转过身。）

德博拉 （突然禁不住后悔地）等等！（再次拥抱他）我亲爱的儿子！原谅我刚才想要伤害你的幸福，原谅我所说的一切！不要有任何遗憾！爱情的价值高于一切！高兴起来吧！（再次吻他——然后推着他，让他沿小路向前走——非常威严地）不要再说了！走吧！（她背过身。西蒙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深深地感动了，然后转身，消失在小路尽头。她转过身望着他的背影）胡说，德博拉！在她的怀抱里他会忘掉这些。我已经把那个爱尔兰婆娘的丈夫永远赶出了我的生活。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她刚刚说完这最后一句话时，小木屋的门锁就无声地打开了。门开了，萨拉走出来。她迟疑地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表情执着而且坚定，悄悄向前走，最后在离毫无察觉的德博拉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萨拉 （用温文尔雅、仔细斟酌过的英语说话，小心翼翼不要露出爱尔兰口音）请您原谅，哈福德太太。（德博拉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转过身

^① 古希腊神话人物，特洛伊的公主，能预卜吉凶。